

熟人社会中“吃”的文化阐释

厦门大学 郭旭

摘要: 本文通过对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吃”的文化意义的阐释和语法结构的探讨,在宏观方面,可以看出“吃”统摄中国社会关系结构,并维持其正常运转;本文通过熟人社会的视角对于“吃”进行科学的分析,使得我们对“吃”的意义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对于传承中国文化,推动语法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吃” 文化阐释 熟人社会

孔子在《礼记》中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个说法得到孟子同时代哲学家告子的回应,《孟子·告子上》中告子倡言“食色,性也”,由此可见,在中国“吃”不仅是维持生命的必要手段,也上升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基石的地位统摄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同样,作为文化表现的方式的语言也不可避免的打上了“吃”的烙印,如何在文化的语境下正确分析“吃”的内涵,并用语法手段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为本文要讨论的重点。

一、两种文明观照下“吃”的地位凸显

不同于希腊的海洋文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吃”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

在人类早期的社会中,希腊群岛在浩瀚的地中海上星罗

棋布,生活在岛上的人们,由于土地资源有限,他们选择捕鱼、贸易和抢劫为主的生活方式,对生命的观照和对自然的敬畏成了他们生活的主题,与此同时,岛上石缝中有限的泥土只能栽种葡萄,等季候一到,丰收的葡萄酿成葡萄酒,接下来便是迎接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狂欢节。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对此有精彩的描绘:“人在载歌载舞中,感到自己是更高团体的一员,他陶然忘步,浑然忘言,他将翩跹起舞,凌空飞去,他的姿态就传出一种魅力。正如现在走兽也能作人语,正如现在大地流出乳液和蜜浆,同样从他的心灵深处发出超自然的声音。他觉得自己是神灵,他陶然神往,飘然踟蹰,宛若他在梦中所见独来独往的神物。他已经不是一位艺术家,俨然是一件艺术品;在陶醉的战栗下,

用高墙围起,顶部为风火墙的形式,称为马头墙,因为徽州村落里高密度居住,使得防火成为非常突出的问题,高高的马头墙能够有效的防止火势的蔓延,同时使民居看起来雄伟壮观,因此成为了皖南民居的代表特征。

三、徽州古村落公共空间分析与新农村建设

1、徽州古村落公共空间现状公共空间即为人们活动的公共地域,一般是通知或举办活动的时候人们聚集之地。在古徽州,公共空间一般是村内位置相对比较居中的位置,一般用来举办大型活动,或者是乡亲们迎接外出做生意的亲人回来的地方,随着时代的变迁,徽州的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但是整体实力却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随之,徽州的公共空间也先对萎缩,不仅公共空间的面积减小,活动的人减少,同时表现为公共空间的只能下降,人们的公共活动并不多,政府甚至不会在公共场所召开集会,而是通过挨家挨户通知的方式进行沟通。从这一点上,就可看到古徽州的经济、文化、社会上的优势已经在逐渐弱化了。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一些有利农村发展政策的实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有了较快发展,农民收入有了明显提高,农民居住条件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徽州地区更是大

力发展旅游业,也给徽州的居民带来了不少的效益。但是,与此同时,致使徽州地区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尤为突出。

2、对新农村建设的思考中国农村由于其形成原因的特质,往往是以姓氏族为单位,因此其公共空间具有较强的向心性,居民往往对村内的事务津津乐道,但对村外的世界缺少兴趣和缺乏亲近感。而现今的农村由于受到政府活动的参与,其在形成了发展中越来越多的受到了政策的干预而缺乏自身发展形成所具有的天然属性,因此也很难保证自己的独立与完整。当今社会发展已经成为了时代的主题,市场经济发展的浪潮同样波及到了广大农村地区,传统的宗族文化与现代的快速文化的碰撞使得未来农村社会的发展具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一方面,传统的宗族文化正在逐渐的消失,以自然姓结成的乡村越来越与少见,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集体经济以及政府力量组织而成的新型乡村。传统的宗祠为中心的村庄构造也正在逐渐消失,而农村的公共空间的建设正在成为新型农村的必备设施。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各个因素正在逐渐的渗入到农村中来,原来构成农村公共空间的各个因子正在逐渐被市场因子所替代,市场成为了主导农村公共空间的因素。农村居民越来越少的围聚在祠堂周围,却可见在

小商店周围往往围聚着许多居民聊天。

市场经济的因素正在逐渐瓦解传统的农村公共空间。同样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逐渐丰富起来,居民的意识里也逐渐渗入了市场经济的思维。越来越多的村落开发开放成为旅游景点,这使得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以及环境保护工作成为了越来越突出的难题。追逐市场利益的同时,古村落的环境往往遭受着不可逆转的破坏,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利益已经成为了各个古村落发展的主要模式,如何实现古村落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未来古村落发展的主要问题。

参考文献:

- [1] 黄成林:《徽州文化生态初步研究》,《地理科学》,1999,(4)。
- [2] 孔翔、陆韬:《徽州文化感知与徽州文化核心区的判定标准研究》,《黄山学院学报》,2006,(2)。
- [3] 郭浩:《安徽黟县歙县行——南民居特色探讨》,《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1999,(3)。
- [4] 朱国兴:《地域传统文化与旅游发展的理性思考——以徽州文化为例》,《人文地理》,2008,(7)。

一切自然地艺术才能都显现出来，达到太一的最高度狂欢的酣畅。人，这最高尚的尘土，最贵重的白石，就在这一刹那瞬间被控制，被雕琢。”

与纵欲的醉境相对应的便是禁欲的梦境，是斯巴达式残酷的训练和超强的纪律，集体完全凌驾于个体之上，个人完全服从于集体，他们心中怀抱着对神的敬畏，通过严苛的自我训练，不尽铸就了自己强大的体魄，还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因此，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海洋文明的国家注重的是个体生命的救赎与超越，吃倒退居到了次要位置。

不同于海洋文明的生活方式，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先是过着渔猎生活，经历种种痛苦的生命体验之后，随着猎物的越来越难以捕获，生存的不确定性促使了饲养的产生和种植技术的提高，于是人们告别流徙不定的生活方式，渐渐在肥沃的黄河冲积平原上定居，怀着对土地深深地眷恋，进入农耕文明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生活相对稳定，食物相对充裕，吃逐渐上升到人们生活的主题，人神之间的沟通，人人之间的交流，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无论剑拔弩张的鸿门宴，还是和平共处的秦晋之好，都是以吃的形式在进行，吃由此脱离了它纯粹的维持生命的作用，以礼的形式凝固下来，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人们生活的主题。

二、熟人社会中“吃”的文化阐释

不同于西方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中国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个熟人社会，有着自己独特的差序格局，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阐述道：在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架子，每个人结上这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公民”的观念不能不先有个“国家”。这种结构很可能是从初民民族的“部落”形态中传下来的。部落形态在游牧经济中很显著的是“团体格局”的。生活相倚赖的一群人不能单独地、零散的在山林里求生。在他们，“团体”是生活的前提。可是在一个安居的乡土社会，每个人可以在土地上自食其力的生活时，只在偶然的和临时的非常状态下才感觉到伙伴的需要。在他们，和别人发生关系是后起和次要的，而且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下需要着不同程度的结合，并不显著的需要一个经常的和广被的团体。因之他们的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

我们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决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的。宗教的虔诚和信赖不但是他们道德观念的来源，而且是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是团体的象征。在象征着团体的神的观念下，有着两个重要的派生观念：一是每个人在神前的平等，一是神对每个人的公道。

反观中国的社会结构，个人以己为中心，正如一粒投向湖心激起的涟漪，依靠着地缘和亲缘关系一轮一轮的扩大开去，众多的涟漪相互交错、影响，中心明确而边界模糊，而“吃”恰恰维护着熟人社会的常态，把一些新的东西纳入到这个规则之中，并使之运转。

在饮食方面，我们常用“生”和“熟”来表示食物是否加热到可以食用的程度。固然“生”的食物被认为是不好吃或不能吃的，而熟的食物则具有截然相反的内涵。长期的饮食实践使人们认识到熟食、热食不仅不会对肠胃造成不良刺激，相反还有益于食物的消化和人体的健康。或许我们的思维里也是这样界定“生人”和“熟人”的吧，作为评价饮食对象火候的词语被用来隐喻人或事物与自己关系的过程，说一个人“面生”犹如接触得“欠火候”。俗话说，“熟人好办事”，而生人呢，咱们“不吃那一套”，不过，可以“一回生，二回熟嘛！”

三、关于“吃”的几种意义分析

1、“吃”是礼乐的前提

《管子》中关于“吃”描述道：“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充实的仓廩和丰足的衣食构成了礼节和荣辱的前提，形而下的吃决定着形而上的礼乐，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肚皮改变着脑袋，只有肚皮吃饱并且府库有余，才会着意于礼乐。

2、“吃”是生活态度的表现

孔子在《论语》中谈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或许有人认为孔子是个挑剔的美食家，食物要求尽量精致，肉酱要越碎越好，着眼于细节，窥一斑而知全豹，如果能认真审慎的对待生活中最基本的内容“吃”，并尽量做到精致、完美，那么对于生活中除此之外的其他事情也一样会以精审的态度对待，从而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

3、“吃”是仪式化的表现

正如基督教的洗礼，或者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升旗仪式，“吃”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种仪式，在庄严地教堂，伴随着手风琴的音乐，缭绕着深邃的诵经声；或者在周一早上的升旗仪式中，雄浑的国歌声中，仰望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们的灵魂一刹那得到升华，这就是仪式的力量，“吃”或许没有承担如此沉重的生命体验，但它已经褪去了内容，仅保留了维持社会关系平衡的形式，这时，大到国家领导的会餐，“吃”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政治形式；小到逢年过节的家庭聚餐，“吃”则成了团圆幸福的象征。

4、“吃”是人性的显现

《礼记》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中云：“食色，性也”，无论是孔子也好，告子也好，他们都自觉地把“吃”看成人性的体现。

托人办事要先请吃饭，吃好喝好才能把事情办好。在规则之内，投桃报李，“一饭之恩”就会报之以“吃小灶”，或者叫“吃偏食儿”，在领导那里你就是受到重视，或者称“吃香”，你至少会暂时混得好一些，也就是“吃得开”，但总比受领导冷落而“吃瘪”好多了。

如果你工作做得好，受领导偏爱，你的同事不免“吃醋”；同样如果你能力较强，富有魅力，很多女孩子愿意和你打交道，你媳妇未免“吃醋”。

当然，你如果愿意做个花花公子，可以随时随地吃别人豆腐；如果你是一个敢为天下先的人，第一个“吃螃蟹”的可能就是你，而大家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吃独食”。

四、结论

通过对“吃”的文化意义的阐释和语法结构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出“吃”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吃”字统摄社会关系结构，并维持其正常运转；对其语法意义的分析使我们得出科学的分析结论，并对“吃+N”的语法结构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对于传承中国文化，推动语法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尼采：《悲剧的诞生》。
- [2] 费孝通：《乡土中国》。
- [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 [4] 陆俭明、沈阳：《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 [5] 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
- [6] 杨春生：《英汉语中与“吃”有关的隐喻比较》，《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年第12期，总第189期。
- [7] 王英雪、林美玟：《从文化和认知角度分析汉语中“吃”的隐喻》，《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3月第7卷第1期。